

#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

## ▶ 時光如此遙遠的中國

China, Far Far Away in the Galaxy of Time

doi:10.6752/JCS.201512\_(21).0015

文化研究, (21), 2015

Router: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, (21), 2015

作者/Author : 張錦忠(Kim-Tong Tee)

頁數/Page : 260-265

出版日期/Publication Date :2015/12

引用本篇文獻時，請提供DOI資訊，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。

To cite this Article,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.

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:

To link to this Article:

[http://dx.doi.org/10.6752/JCS.201512\\_\(21\).0015](http://dx.doi.org/10.6752/JCS.201512_(21).0015)



*DOI Enhanced*

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(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, DOI) 的簡稱，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，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。

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，

請參考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For more information,

Please see: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，開始閱讀本篇文獻

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



## 時光如此遙遠的中國

### China, Far Far Away in the Galaxy of Time

張錦忠<sup>1</sup>

TEE Kim Tong

今年5月下旬去廣州，在梅雨的季節，從南國以南的邊城高雄搭高鐵北上，由桃園出境，到另一座南方的城市去。天色在風雨中一片灰暗，我終於也開始我的「中國行」了。在白雲機場海關，人群邊穿制服的年輕美眉隔幾分鐘就說「往前」。困惑持臺胞證的人該排哪個窗口，問她我這個證件要排哪，她瞄了一眼說「往前」。於是我就一路向北。天空灰濛濛的，接機的年輕人帶我「打的」，等候計程車前往黃埔大道的華威達酒店下榻（到飯店時櫃臺小姐說我不能用中華民國護照check-in；不過後來夜遊珠江，要辦理保險之類的，我留中華民國護照號碼也OK）；在接下來的兩三天，要在暨南大學參加「跨域：馬華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」。

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回到先輩「下南洋」的原鄉，第一次到中國。計程車（那裡叫出租車）在細雨紛飛的午後往市區的寬直公路上奔馳，坐在裝有隔屏的車子後座，我難免也像羅蘭·巴特（又譯：羅蘭·巴爾特）那樣問道：「那麼，這就是中國嗎？」（巴爾特 2011：10）。

我在那個研討會的任務是發表專題演講〈「境外」與「之後」：跨域、越界與馬華文學〉。我在開場白說：「這是我第一次回歸祖國。」接著，我說道：「三十四年前，我從馬來西亞到臺灣，也是回歸祖國，那時所有『僑生』赴臺念書，都被視為回歸祖國。」不過，

---

1 張錦忠，中山大學外文系副教授。

電子信箱：tktong@faculty.nsysu.edu.tw

彼時「僑生」多半並不認同自己是「僑生」，也不認為從南洋赴臺念書是「回歸祖國」。那些年，倒是有「反共義士」從廣州白雲機場駕機飛越臺灣海峽，他們比較像「回歸祖國」。

我來臺灣當「僑生」的年代，已是「在臺灣的中華民國」以「中國」（「中國2.0」？）自居的「剩餘的年代」了。實際上，「中華民國」版的「中國」早在1971年即已被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版的「中國」（「中國3.0」？）所取代了。那時「文革中國」如日中天，「中國尾聲」的鐘還沒敲響。十年後，即我來臺的1981年，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主席，鄧小平提出「一國兩制」，趙紫陽則早一年出任國務院總理，「三駕馬車」大展改革開放的鴻圖。沒有「改革開放的總工程師」的奠基工作，很可能就沒有日後的「大國崛起」。而在臺灣，儘管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」的口號仍然喊出（第22次？），歷史的時潮鐘擺已轉向「後美麗島時代」與「後鄉土文學時代」，政治與文化的「本土化論述」已登場，實質意義的「中國2.0」或「民國」（黃錦樹謂之曰「民國－臺灣」）那時就「一步一步走向沒有光的所在」了。

早在馬來亞於1957年獨立之前，「中國3.0」已在1949年「獨立蒼茫」：「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」，老毛如是說。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之後，在「我的50年代」，集體南下七洲洋而成爲「離散華人」的現象已不再可能。（反向的例子則是「集體回歸祖國」的「北往」現象，發生在1965年印尼930事件之後，中國3.0展開「撤僑」行動。）繼續離散的南來者多來自香港。對一個生於馬來亞獨立前一年的華人／離散華人而言，「中國1.0」當然是「有關係」的。我的祖籍廣東潮安湘橋區意溪鎮，祖父那一代下南洋，父母俱生於動盪民國時代的中國，南來後歷經英國殖民、日據（日軍侵略、佔據南洋，如不撤軍當然是統治，故說「日治」未必比「日據」有理；父親的說法是「日本手」）、獨立、聯邦、分裂、五一三……，也顛沛流離於新加坡、北根、瓜拉彭亨、關丹、吉隆坡，最後老死馬來半島南端邊城新山。跟許多馬來西亞華人一樣，父親深知「人在異鄉爲異客」，身分

絕對是「一個大問題」（方天的短篇題目<sup>2</sup>），故替家人都申請了公民權。不過，許多年後，我還是到馬來西亞駐臺辦事處將那張公民證「還給」了我出生地的政府。

我的小學是一所很小很小的華文小學。我出生的地方在彭亨河口，是個漁村椰林小鎮，華人不多，可能五、六十戶吧，似乎馬來人也不算多。我們班原有四人，後來有人搬離小鎮，就剩三人。學校只有兩位教師，馬來文教師則外聘。兩間教室之間有一個或兩個書櫃，三年級以後認識的字多了，就常去翻閱櫃裡的藏書。我看得津津有味的書有兩種，一為馬來民間故事，認識了漢都亞、漢惹拔等馬六甲勇士，認識了鼠鹿（干吉兒）、鱷魚等動物，也讀到我最早認識的兩個東南亞帝國：室利佛逝（三佛齊）、滿者伯夷（馬迦巴希）；滿者伯夷女王尤其厲害。另一種則是中國歷史故事，記得有一本寫李廣、岳飛、韓世忠、梁紅玉、張巡、文天祥等人的忠義故事，其中寫張巡、許遠死守睢陽城，十分壯烈，看得我熱血沸騰。此外，還有幾冊《水滸傳》故事的改寫本，那是我的「正義論」啓蒙讀本，常在午後爬上校園樹上，在涼風中看這些梁山好漢的故事。而看《西遊記》的改寫本看到石猴自由自在，令人心嚮往之，等到如來一出，美猴王被壓五指山下，就天昏地暗不好看了。到五年級時，開始翻閱《三國演義》（學校有一套友聯版），小說多文言，不懂的字詞就跳過去。三國還沒跳讀終卷，我們家就離開小漁村，搬到關丹小城去了。

讀馬來民間故事，儘管是馬來世界逝去的盛世光年，卻覺得那是此時此地的故事，時光並不遙遠。直到後來「長知識」，才繪測出一個馬來世界裡的印度化文明，在遠比馬六甲王朝更遙遠的星空裡室利室利地輝煌燦爛。漢都亞、漢惹拔等「馬六甲五勇士」的故事更耐人尋味。水師提督漢都亞的故事，見諸《馬來紀年》，《漢都亞傳奇》（通譯《漢都亞傳》）更是為這位說過「馬來人永不會在地球上消

---

2 方天有短篇曰〈一個大問題〉；小說省思馬來亞獨立前夕華人的身分與公民權問題，今天讀來仍頗有意思，見其短篇小說集《爛泥河的嗚咽》（1957）。

失」的「本地英雄」而撰。漢都亞的故事雖非信史，但也寫入我以前的歷史課本，但是據說馬六甲版的「豪勇五蛟龍」已從地球上的馬來西亞歷史課本消失，因為有人考據出「漢都亞」是「洪老大」，是明朝帝國來的中國人。

馬來民間故事來自週遭的馬來群島，中國歷史故事的地理空間，在我的小學時代，卻是難以想像的「地理想像」。漢朝、唐朝、宋朝，反正已是如此遙遠的時光，不會跑進現實地理。家裡會說我們是「唐人」，馬來人是「番仔」（福建、潮州話似乎鮮少說「馬來人」），但我們這些「唐人」不是《西遊記》裡那些長安人氏。「中國」，在我的小學時代，是存在三國、水滸、西遊世界裡的「小說中國」，「小說」裡頭的朝代興亡、山嶽河川、城鎮風土，漸漸凝聚成我的「中國」（或「我的中國」）潛在知識(tacit knowledge)〔軟實力？〕，而非關地緣政治的「中國」。彼時（中學以前）存有世界裡的我，恕我無知，甚至不知道有個國家叫「中國」或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，即使家裡也用潮州話提到有個遙遠的地方叫「燈刷」（唐山）。小學時我祖母還在潮安意溪鎮存活；那一年，老毛已在「燈刷」發動「紅燈照」般的文革了。<sup>3</sup>

國民型(National-type)初中的歷史課用英文教科書，只記得內容頗多印度與中國歷代王朝與戰役。不過，華文課除了選讀文言與白話詩文的課本之外，還有一本「中國文學故事」，於是體認到唐宋元明清之後的「民國—中國」，其實離我們沒有太遠，甚至和父祖輩息息相關——從「看不見的中國」到「看見中國」，是很大的文化衝擊。但是，即使在當時，「中國〔已〕有著無數可能的意義」（巴爾特2011：6）。中學生活多百無聊賴，於是漸漸看起閒雜書來。我在學校圖書館借得最多的是「中國2.0」的出版品，這批臺灣文學彼時不叫「臺灣文學」，而是「現代中國文學」或「自由中國文學」。

這「無數可能的意義」的「中國」（複數中國）——大漢王朝、

---

3 「紅燈照」為義和團組織，少女團員身著紅衣手提紅燈籠鬧事。

大唐國、大宋、大明帝國、大清帝國、中華民國、文革中國、自由中國、共產中國、中華人民共和國、中華臺北、唐山、大陸、內地——這是一張頗為混亂扞格或混搭的「中國網」。但不管怎麼混亂，這幾個中國都自視為正統、純正、中華正朔。在「中國網」的標度以外的，乃夷狄之學南蠻之民。那在標度以外的，是一個跨域的座標：在「中國1.0」及之前離散移出的中國人及其後裔處身南國風土，五百年來華洋混居、華夷雜處，甚至通婚，「糝雜／惹雜」(rojak)化勢不可免，故「華人」者，「華夷人」也——王德威的〈華夷風起〉一文裡頭所論述的，即此認知之體現。<sup>4</sup>

「華夷人」講華語，講多種華南方言，或英語，或馬來語，書寫華文文學，或英文文學，或巫文文學，各得其所。講華語與華南方言，或堅持要會講華語（與華南方言），彰顯的正是自己的族裔身分與（多元）認同，而非以發揚光大孔子學院的「華語帝國」大業為己任。同樣地，華馬作家書寫華文文學，固然是傳承中華文化傳統香火，卻也是各憑本事再現或介入眼前現世的人間物語。（也許我可以仿擬一下我的同鄉林玉玲的話說：在華小與國民型教育下成長的我，到了十幾歲時，華文早已無可救藥地成為我賴以閱讀、說話、書寫的語言。我是毫無愧疚的華文追求者與愛好者。<sup>5</sup>）中華文物拍來賣去，懷璧者早已不必是我族，頂多是顯露其對中國風品味喜好。相對於物質文化而言，中國歷史故事、六才子書、四大奇書、古典詩詞乃世界文化遺產，早已為世人寶山，有人涵泳其中，自能吸取日月精華，成就自己的文化修養——這跟埋首希臘故紙堆中者非必然為希臘人的道理是一樣的。在（英美）後殖民、（馬來）霸權、（中華）帝國的暮色或晨輝中，離散華人——華夷人／夷化華人——在華夷語境的文學表現或文化表述，那些聲音與文字，在史書美與王德威的視野裡，總已是「華語語系表述」(Sinophone articulations)了。

---

4 詳王德威2015a, 2015b

5 其實我仿擬的是王智明的話，他是林玉玲的〈中國尾聲〉譯者。

## 引用書目

- Barthes, Roland (羅蘭·巴爾特) 著，懷宇譯。2011。《中國行日記》  
(*Carnets du voyage en Chine*)。北京：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。
- 方天。1957。《爛泥河的嗚咽》。新加坡：蕉風出版社。
- 王德威。2015a。〈華夷風起〉，《中山人文學報》第三十八期，頁  
1-29。
- 。2015b。《華夷風起：華於語系文學三論》。高雄：國立中山大學  
文學院。